



致敬离场的优秀出版人

很奇怪,今年的“梅雨”季节似乎“没雨”,但这并不影响具有气象意义的“出梅”。刚一出梅,酷暑便至:江南各地,骄阳似火,热浪滚滚。

与天气热相伴而至的还有“苏超”热以及“书超”热。发端于江苏的城市足球联赛,瞬间引爆全国。场内场外、省内省外、圈内圈外,江苏“十三太保”“文争武斗”的故事广传南北,深入童叟。与此同时,7月初在苏州开启的江苏书展,也是超热,每日数万人在书展现场流连忘返,看购两不厌。既有“苏超”,又有“书超”,出版人乐上加乐。

也有忧伤的事。6月至7月听得最多的当是一批知名出版人的离场。先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阚宁辉和彭卫国两位老总的转岗或退休,紧接着便是江西中文天地出版传媒公司的总编辑游道勤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刘凯军也离开了心爱的岗位。前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他已于前日退休。

一个个我熟悉的优秀出版人陆续离场了。这些与我同辈的优秀出版人都忠于出版、择一而从、不离不弃,并在相关出版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赢得全国出版人的尊敬。

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原总编辑郁宝平也是6月退休,此前他曾做副总编辑、总编辑多年,在编辑实务上功力深厚。他的文章为每一个编辑从普通走向优秀指明了清晰的方向,特别是在大力提高案头工作能力方面,为大家提供了一部袖珍宝典。他和凤凰现有各个单位的社长、总编辑一样,大多是与我为同期奋斗的同伴。我到出版集团任总编辑之后,便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他们一起商量选题、讨论书稿、会见作者、推动营销、共化舆情,对他们十分了解,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因为同处长三角,我对沪、浙、皖三地出版系统的人和事相对比较熟悉。何客现任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他入职后长期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工作,多年从事学术图书的出版,一批深受学界欢迎的皖版学术图书很多出自何总之手。何总酷爱出版,对编辑规律掌握在手。如何从一个学术图书编辑成为一个优秀的主题出版编辑,何客的体会极为独特。这篇文章对不是主要从事主题出版的出版单位,对从未做过主题图书编辑工作的同仁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主持人 徐海



何客

好的主题出版,其中的学术底色与文化含量,其中对人的观照、对事件的记载、对历史的沉思与对真实的追问,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人与人的相遇往往有偶然性,人与书的相遇亦如此。在我近20年的编辑生涯里,从学术编辑“意外”地介入、参与主题出版,或许正是这句话的印证。据说,编辑出版行业也有等级和鄙视链。“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对许多人来说,做学术编辑是人行时的首选,我自然也不例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的教育出版社,因为特殊的出版分工和行业政策的照拂,无不粮草充沛、兵强马壮,又前赴后继、比学赶超,它们“终于”成为中国当代出版地方版图中不可忽视的学术出版中坚力量。我有幸在新世纪初期入职安徽教育出版社,成为一名学术图书编辑。尽管当年掷重金做《朱光潜全集》《胡适全集》《李鸿章全集》的豪情不再,但毕竟余威尚存。于是,在诸多前辈的带领下,我参与、编辑《陆侃如冯沅君合集》《中国散文通史》《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等学术图书,并全力筹备《赵朴初全集》《朱光潜全集(增订版)》《宗白华全集(增订版)》等皖籍文史大家著述的集成出版。

2016年年初,我从原来的学术图书出版中心被调整到大众读物出版中心,受命介入主题出版。在犹疑中,我贸然接过了这个任务,在从事学术编辑的同时,转向主题读物的出版。

### 从一条大河开始

一条大河指的是淮河,这本书是《一条大河波浪宽:1949—2019中国治淮全纪实》。选题最初的缘起极为平常,该书原名《唱大淮》,由作家潘小平领衔,共4位作者,拟以系列文化随笔的形式呈现,但进展一直不顺利。在接洽选题的过程

## 凤凰书评

# 牢记编辑职责 练就匠人精神

□郁宝平

当下,出版社时时刻刻都在强调书稿的编校质量,采取了各种培训措施,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编辑们也在不懈地努力,但书稿中的差错还是避免不了,有的还比较严重。造成图书编校质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编辑的基本功不够、责任心不强、敬畏心缺失、工作量过大,不一而足,其中,编辑加工没有遵循基本规则,编辑没有形成良好的编辑习惯也是重要的原因。

### 编辑加工应起什么作用

编辑加工就是用自己的知识储备,依据出版规范要求,借助思考去找出书稿中存在的各种差错。

编辑加工的本质是提高书稿的出版质量和出版价值,使书稿没有政治导向问题,没有常识性错误,语言文字更加通顺,内容更加完善,体例更加严谨,材料更加准确。我们编辑完一本书后应该问问自己:1.书稿内容是否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条规定;2.书稿是否含有《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规定的内容;3.书稿内容是否存在涉密问题;4.书稿是否侵害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5.书稿在取材、论述深度等方面是否符合既定读者对象的需要;6.书稿名词术语、量和单位使用是否规范;7.书稿结构、层次是否合理;8.书稿文字表达是否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规定;9.书稿的插图、表格、公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10.书稿的作者署名是否符合有关规定;11.书稿的索引、引文、注释是否符合规范要求;12.书稿的参考文献是否符合规范要求;13.引进版图书书稿是否存在违反中国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内容,是否符合中国国情;14.书稿是否存在二维码、网站链接等指向不良内容的情况等等。事实上,做好编辑加工工作不容易。

### 编辑加工要增强的六个意识

**导向意识。**这关系到出版社能否存在,也关系到每位编辑的饭碗,这是底线和红线,它不可量化,一票否决。

我们要特别注意潜在的导向性问题。编辑往往会重视民族、宗教、地图等国家明确规定、反复强调的问题,但对潜在的有导向性问题的内容往往把控能力不够,这一方面是重视不够,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判断力不强。比如,一本儿童绘本中出现“人生不过一场梦”这样的语句,显然是不妥的。“大手的人执行力强,小手的人思维力强,手掌软的人常无主见”,一本有关手诊手疗的书,快成了看手相的书了。“我们接触的信息中充满了虚假、谬误、陷阱和悖论”,“充满”二字是否会引起读者对社会现状的误解?这样的问题在书稿中不少见。可以说,书稿中大多数导向问题未必直观,它隐藏在文字的背后,需要我们活学活用《出版管理条例》的要求,坚守原则,学会思考,多个“心眼”,把好导向关。

**科学性意识。**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按理是不需要强调的,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一方面,有些作者不够严谨,写作随意,加上有些书稿并非出自专家之手;另一方面,我们的编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性把关的意识和能力,缺少学科的知识背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农药的使用量由100毫克错写为100克,会是什么结果?如果出现“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白鱀豚已经功能性灭绝”“某省的土地经营面积为740737万公顷”等内容,会产生

现在有种现象,老编辑编书越多,胆子越小,而有的新编辑却不知道害怕,马马虎虎编稿,随随便便送审。对出版人来说敬畏之心不可或缺

什么样的误导?科学性意识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一致性意识。**出版物有很多规范要求,其中一致性是重要规范之一,图书因为各种不统一、不一致,在图书质量检查中被扣分的情况很多。一致性涉及的内容很多,比如体例格式的统一、专业名词的统一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普遍。

**敬畏意识。**我们要敬畏出版这个职业,对出版的图书要有敬畏之心。我们提供的产品是供人们学习和使用的,对他们的影响较大。现在有种现象,老编辑编书越多,胆子越小,而有的新编辑却不知道害怕,马马虎虎编稿,随随便便送审。对出版人来说敬畏之心不可或缺。

**学习意识。**编辑应该是“杂家”,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编辑需要知道国家的方针政策,熟悉编辑出版的基本要求,掌握语言文字的使用规范,了解相关专业的基本知识等。知识的储备是编辑工作的根基,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行知识的储备,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

**改有据意识。**有个现象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过度修改。编辑加工必须尊重原稿,这是编辑工作的前提,也是一个基本原则,应该成为我们的工作理念和习惯。必须修改的,改则有依据。可改可不改的,不改;能小改的,绝不小改;能微调的,就不小改。不能仅凭自己的印象,仅凭一己之见,甚至仅凭自己的喜好去修改作者的书稿。

### 编辑加工前要做的事情

**从大处着手。**拿到书稿后不要急于进行具体的编辑加工,而应该从齐、清、定的角度对书稿进行粗略审查,看书稿的质量是否达到基本要求,看书稿的整体框架结构是否合理,了解书稿的体例结构、写作格式是否一致,了解书稿需要进行规范统一的地方,看看书稿是否需要进行检查结构的调整,基本确定书稿的层次结构,基本明确书稿编辑加工的侧重点,等等。

**充分利用电脑进行整理。**电脑可以帮助我们对手稿进行初步整理和规范统一工作,通过关键词的查找,可以基本规避敏感问题,做到常规术语、名词的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使用格式基本一致,等等。一个成熟的编辑,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应该对手稿容易出错的地方、容易出错的类型做到心中有数,再通过电脑的“查找”有效规避这些常见问题。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能简单地一键使用“查找替换”功能,要一处一处地进行查找修改。二是这项工作不要交给排版公司或作者,应该自己去做。

**准备好加工记录本。**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应该把体例格式层级、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需要统一的地方等一一记下来,以统领书稿的编辑加工。虽然说每本书稿都有它的特殊性,但同类书稿也有容易出错的规律性,



郁宝平

通过长期不断地记录、积累,加上做个有心人,就可以不断丰富自己的编辑加工经验,提高自己编辑书稿的技能和工作效率。

### 编辑加工中的三个要素

编辑加工中的三个要素可以归纳为6个字——质疑、查证、询问。

**质疑。**编辑加工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质疑和修改的过程。编辑是书稿的第一读者,但这个第一读者不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阅读的目的是从书中获得知识、经验或启发,而编辑阅读的重点则是要纠错,发现书稿中的不足,要有鸡蛋里挑骨头的意识。

一般而言,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读不通的要质疑,自相矛盾的要质疑,不确定的要质疑,不懂的要质疑,没见过的也要质疑,质疑意识要贯穿于编辑加工的整个过程。

从根本上说,能否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的多少取决于编辑知识结构是否宽广,编辑经验是否丰富。但是好的编辑加工习惯也非常重要,可以使我們更容易发现问题,比如,读句子时要注意寻找句子的主谓宾;对于有疑问的地方多读几遍;加工书稿时要专注,心无旁骛;书稿的编辑加工要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完成。

**查证。**查证是编辑能力的重要体现。查证分两种,一种是书内查证,即查书稿;另一种是书外查证,即查工具。

查证不能心存侥幸,不要有畏难情绪,要刨根问底。通过查证,书稿中大部分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查证也是学习的过程,是不断丰富自己知识的过程。网络查证虽方便快捷,但要注意辨别真伪,要使用专业的、权威的工具。

**询问。**询问是一门技术,既要问对人,还要讲究问的方法。首先要问对人。只有请教在某个问题上造诣或有话语权的人,才能顺利解决问题。

其次要注意问的顺序。遵循问自己、问同事、问作者和专家的顺序,先后外。对于编辑而言,切忌遇到问题即问别人,应先问自己,通过自己的查证去解决问题,只有动脑筋查证过的疑问才会记得深刻,才能更快地成长。

第三要讲究问的方法。一是尊重请教的对象,最好能一次问完,尽量少打扰别人。二是问重点,不要什么小问题都去问别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能在内部解决的问题不去问作者和专家。三是问题要明确,问的问题首先要自己要进行思考,要明确疑问是什么,需要得到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等。

有位出版界的前辈曾经说过,编辑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把关人。要做好这个工作,就要牢记这个职业的职责,掌握这个职业的技能,练就这个职业的匠人精神。(作者系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原总编辑)

# 我怎么做起主题出版来

□何客

### 与一座大山照面

从淮河开始的《一条大河波浪宽》,似乎也为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冲出了一条路径:寻找“在地”的主题,尝试新颖的视角,以学术性的方式,追求历史性的重量。2019年3月,《一条大河波浪宽》出版后,我并不知道下一本书在哪里。2020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如此重要的时刻,我们的作为在哪里呢?

2019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国务院扶贫办启动“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在全国范围内遴选20多部书稿,于2020年以统一标识集中推出。其中,安徽的写作任务是以安徽省金寨县大湾村的脱贫事迹为主题推出一部作品。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联系在北京的作者,《大别山上》的编辑出版提上了议事日程。沿用《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工作方式,我们重新对选题进行了论证和优化,仅以安徽省金寨县大湾村为写作对象有些单薄,它需要一个宏大的视野和纵深的背景。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将原拟的书名《金寨红》改为《大别山上》,将写作的焦点从一村一县扩充到整个大别山区,将金寨县及整个大别山区的扶贫事业置于革命历史背景下展开描写。同时,赋予大别山区面貌深刻变化和壮丽新生的特殊意义。文本采用历史与现实双线结构,为避免历史与现实的疏离,建议作者适当采用倒叙、追叙等叙述方式,将历史人物与事件分门别类,在写作中依照各章不同的主题,融入相应章节之中。《大别山上》于2020年11月出版,入选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国作家协会“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2020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也许是因为以上两本书产生的良好社会反响,我们得到了更多的青睐。2021年12月,我们携手安徽引江济淮集团启动《水调歌:中国引江济淮全纪实》的采访和写作,与河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2022年10月,我们推出由安徽省文联何冰凌团队经过两年实地采写创作,以中国首个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程——“新安江模式”为主题的长篇纪实文学《为此青绿》。2024年11月,我们与作家洪放达成共识,由他独立执笔《六尺巷:三百年纪事》。

### 为全民阅读立传

无论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大别山上》,还是《为此青绿》

《水调歌》,都容易被贴上“地方叙事”的标签——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宏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突破,寻找“国之大者”,融入“国家叙事”。果实熟了落到地上,有心人会把它拾起,这一次是《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2022年8月,聂震宁应邀来合肥出席黄山书会。在会面的间隙,我们提议请他写一部全民阅读主题的纪实文学,“为全民阅读立传”,在2024年世界读书日当日推出。

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选题。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全民阅读自2006年起,历经近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从倡导到开展再到深化的过程。聂震宁是全民阅读的倡导者、参与者、见证者与研究者,同时也是资深出版家、编辑家和小说家。可以说,聂震宁是作者的最佳人选。加上安徽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姚莉也一再“游说”,选题自然得到了聂震宁的认可,但同时他也表达了疑虑和纠结,“既怦然心动却又望而生畏”。

应承下选题之后,聂震宁放下《书生行》第二部的创作,自2023年年初开始实地采访,甚至不顾年事已高,瞒着家人去了西藏林芝(此事我想起后就后怕)。书稿以事为线、以人为珠,关心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关注全民阅读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更对以往受到较少关注的民族地区阅读、残障人士阅读、老年人阅读、军营阅读等倾注更多笔墨。2024年1月初稿出来后,居然有40多万字的水量。为了完善书稿,作者两次到合肥封闭改稿,最终凝结为35万字的厚重之作。

《有书香的地方》于2024年3月出版,入选2024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2024年度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好书”入围图书、中国作家协会2023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4年度好书,并荣获第十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从2019年到2024年,从《一条大河波浪宽》到《有书香的地方》,三册图书,五年时间,于我是一段百感交集的旅程。《一条大河波浪宽》《大别山上》《有书香的地方》都实现了多次加印,总印数分别为11000册、20600册、9500册。在一个图书歉收的年代,我为它们感到欣慰。

我常常想,好的主题出版,其中的学术底色与文化含量,其中对人的观照、对事件的记载、对历史的沉思与对真实的追问,才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许多年前当主题出版的讨论热火朝天之时,出版人王为松就说过,“主题出版本质上是学术出版”,“主题出版应该建立在学术出版的基础上,没有学术出版作为根基,主题出版恐怕行之不远”。如此说来,我和许多同行“意外”转向主题出版何尝不是学术出版的另一种回归?(作者系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